

四書集注

孟子

冊四

四書章句

卷一

孟子

四書論要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縣吳氏倣宋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說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孟子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可以通五經仕則仕可以長於詩書程子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

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言皆不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

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
同史記近是

孟子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

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

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只是以爲之終與聖賢對氣天相繼
到前天聖長出於聖眼指用煥題說立將以
勝義發而足爲萬世出於長率排而曰既勝率
之勝人出於我我其可勝勝矣人排上不曰一
以善於孟子出於我其可勝勝矣人排上不曰一
本只是以爲勝意而已以勝其王然勝於之
無以爲善矣大學之說修齊治平天下其
固安于變萬出只爲於心士來入論至心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注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者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

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

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

出車萬乘千乘之國家者天子之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取

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

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自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

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始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以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仁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指詩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孟

子

卷一

一中華書局聚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

民偕樂。故能樂也。

於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

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

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也有沼也。鹿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

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

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

以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下。書篇名。時是也。日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亡。

民則民怨之而○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

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孟子對曰王好戰

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

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以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

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

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

孟子 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